



喜阅成都

·一城一品·

□ 彭志强 文/图



新华社西南书城外景

方所(成都店)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这是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西汉蜀郡守、公学始祖文翁在成都兴学做出的评价。两千多年来，成都形成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还养成了百姓喜爱阅读、喜欢舞文弄墨的习俗。

新千年以来，在书店，在茶楼，在各阅读空间的读书分享会上，不时传来成都人摇头晃脑的朗朗读书声，或面红耳赤的学识争论声，让人想起李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千户万户入画图”。

安静与喧嚣，老牌书店两副面孔

“如今，成都书店数量已居全国第二，博物馆数量全国第一。这让成都人为之骄傲”，巴蜀化学家袁庭栋说，“因为书店和博物馆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西南书城是老成都人绕不开的集体记忆。它是成都第一家开在闹市区的大型书城，至今仍在全国十大书城之一。大学期间，我从师大北大门坐38路公交车到市中心的盐市口，步行五六百米便到达西南书城。买了工具书或某本文学书，顺便去春熙路买件新衣买双球鞋，再到青年路看场电影，基本构成了一个大学生的最美周末。若是夏日，西南书城就像一棵巨大的树，遍地是坐着靠着半躺着的成都人，看书，歇凉，惟有双手和眼睛在转动，一整天的陶醉。

2001年10月，贾平凹在西南书城签售新书《西路上——贾平凹手稿珍藏版》，爱凑热闹的成都人，老老少少早早挤在书城门口，人形长龙一直延伸至走马街与学道街的交叉口。最壮观的一次是韩寒签售《三重门》，爱读书的少男少女把书城的几道门围得水泄不通。

于是，西南书城犹如成都的刀削面，削出了成都读书人的鲜亮两面：安静，与喧嚣。

那些年，西南书城、成都购书中心等老字号新华书店引领着成都人的读书求知生活。他们邀请的，不是著名作家就是畅销书作者，举办的签售会或读书会高端大气上档次，外来人驻的民营书店很难从热门图书市场分到一杯羹。



宽巷子的见山书店

寂寞与坚守，书痴悄然改变成都

偏偏有个书痴，2002年从湖北十堰赶来，反其道而行，主攻冷门的旧书市场，一心想改变成都书店的新书格调，满足读书人的另类需求。

这人叫傅天斌，成都毛边书局的创始人，后来的成都女婿。“什么书畅销就卖什么书，我在十堰的新华书店干过。然而，让我更有成就感的，却是把那些你想买但买不到的旧书送到你面前。你的惊喜，就是我的无穷满足。”在十堰工作期间，他收藏的不少毛边书甚至是旧书市场上的孤本，颇受学者类读者欢迎。为赢得更多读者，他几乎跑遍全国的旧书市场，最后发现，成都才是最大最隐秘的一个。

成都学者、诗人流沙河早先在傅天斌手里买到珍贵的历史文献古籍《东京梦华录》，本存万分感激，得知傅天斌要在成都开旧书店，爽快地赠送店招墨宝一幅。



十八届全国民间读书会，全国各地百余位出版人、大学教授和读书报刊主编等爱书人前来参与。可谓是“桃蹊柳陌好经过，镗下妆成月下歌”。

书香与回味，尽在老街石巷深处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风起云涌的读书沙龙、滴水成海

浩瀚的天府书展。数据显示，为期5天的2020天府书展图书零售总额达6300万元，同比增长120%。截至10月20日12时，共有3452万人次参与了阿来、曹文轩、杨红樱、丽波等文化名家出席的800余场交流活动。在成都，才能看到读者与作者的最热情互动。

通借与通还，城市阅读空间耀眼

无法忽略的还有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城市阅读空间”。

成都图书馆近年来铆足劲，开启成都文旅融合阅读空间新模式，让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在线读书，听成都名家专题讲座，实现在酒店、在路上都能打开的全新书读生活。

2018年世界读书日，成都图书馆在全市正式授牌20个“城市阅读空间”。2020年世界读书日，成都图书馆又携手新华文轩BOOKS(九方店)、钟书阁·成都店、言几又(建设路)、散花书院(铁像寺)、方所(成都店)、新华文轩轩客会(宽巷子店)、言几又(中粮鸿运店)、熊猫学习馆、光华财经书城(同德店)、三联韬奋·成都店、散花书院(文殊坊)、布克购书(交大店)、布克购书(蜀汉店)和新知图书成都书城等品质书店，打造了15个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座位不少于10个的“城市阅读美空间”，图书馆向每处提供2000册馆藏图书，每月流转一次，市民读者在“城市阅读美空间”和全市所有公共图书馆之间均能实现通借通还。

“城市阅读空间”升格为“美空间”，看似仅仅多出一个“美”字，实则是成都读书人生活美学的提档升级，无疑让成都“最具阅读气质”的城市形象更为耀眼。据说年内，这种“城市阅读美空间”还将扩展到各区市县，达到50个。

2020年10月26日，在成都图书馆借书可在四川省图书馆还书的消息传出，全城书友又一次沸腾了。

在成都，每一间书店，每一家图书馆，每一个固定或者流动的阅读空间，都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悦读基因和书友们的喜悦心跳。

(作者系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为国之重器树碑立传

本报(记者张雅丹)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公布完成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之际，以“大音希声 丰碑无言”为主题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出版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

由三峡工程技术负责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亲自参与撰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上下卷)，由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用近260万字记录了整个三峡工程各建筑物设计与施工过程的攻关与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质检专家组组长陈厚群表示，三峡工程的技术难度举世罕见，几代水利工程师攻坚克难不止，郑守仁团队更是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其温控防裂研究打破了“逢坝必裂”的说法；三峡双五级连续船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水流最高、技术最多的船闸，上游水位变化大、坝址复杂和含沙水流等条件的复杂程度远超世界各船闸的难度，最终也被攻破。这部巨著不是技术报告的综合汇集，“而是化解难题并经过实践检验成功的秘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水利水电工程顶级教材”。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评价：这是一部比较成功的科技著作，里面没有空话，透露出的是建设者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人文的精神、求实的态度。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表示，作为国家出版基金的重要项目，“这是为国之重器树碑立传的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体现了出版业与国民经济、国家重大工程的关系，体现了科技出版与科技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体现了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和专业性”。

活动由中国出版协会、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主办，长江出版社承办。



慕古风韵致 总叶公好龙

□ 何勇海

“李商隐是谁？竟然抄袭我偶写的《夜雨寄北》。”不久前，一微博网友发文怒斥李商隐抄袭，引来网友围观。得知李商隐正是原作者后，该网友再发声明，称自己不知李商隐这位“冷门诗人”。

李商隐冷门吗？同为唐代诗人，他不仅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还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在晚唐将渐颓的唐诗推向又一高峰。千百年来，人们传诵着李商隐的诗作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类似情况并不鲜见。有人点评新版《红楼梦》片尾曲“现代感太强，不古风，词作者多补习几年语文吧”，殊不知词作者正是曹雪芹。还有人指责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主题曲歌词“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一靠堆砌辞藻，矫情而不知所云”很明显，此人没背过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苏东坡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谱曲后成为经典，被网友“夸奖”：这首歌词写得不错啊，可以和林夕、方文山比肩了。

近年来，一些年轻人开始崇尚古风，喜爱穿汉服、欣赏古风音乐、收藏古风工艺品，甚至形成小圈子。这当然是好事，表明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遗憾的是，不少人的“传统文化知识”源自网文和影视剧，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却不知其真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如一篇公众号文章所说，“现代青年不识李商隐，不仅是不认识这个人，更进一步是不认识李商隐代表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认识我们瑰丽的诗词历史。”故此，殷切希望喜欢古风韵致的年轻人多读书，以补学识、常识之不足。只有由表及里、追根溯源，才能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才是真正的热爱。盲从追捧，只能是“叶公好龙”。

也希望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能够“沉下去”，编写一些高质量的普及性著作，帮助年轻人更好地关注和理解传统文化本身，而非追逐潮流，满足于自身浅层次的趣味爱好。



·读者之声·

《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2020》英文版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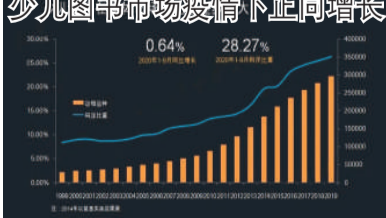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银燕)日前，在甘肃陇南召开的“2020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上，《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2020》英文版正式对外发布。

该书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编著、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策划，外文出版社出版。延续前作《中国扶贫案例故事选编》的独特编写思路，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的11名作者撰写了25篇扶贫故事，聚焦生态扶贫、互联网+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5个板块，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中国扶贫工作主要做法，向国际社会生动讲述中

国扶贫故事，分享成功经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吉尔伯特·洪博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中国预期在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将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这比全球目标的实现提前了10年。这一非凡的成就将极大地激励其他国家。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为这些正在努力减少并最终消除贫困的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

少儿图书市场疫后正向上增长



趋势，少儿科普和低幼启蒙类增幅超过2个百分点，除有关于人体、动物、科学外，还有关于新冠病毒、人工智能以及文化方面的图书。此外，一些成人大众畅销图书少儿版也进入榜单，如《流浪地球》漫画版、《苏东坡传(青少插图版)》。

倘若杭州是一碗桂花酒酿，那么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都是有气、有神韵的桂花。

最近我获赠一本杭州作家钱金利所著的《故乡的腔调：沙地土话与生活日常》(化学工业出版社)。朋友说，你读过这本书，杭州话听力水平至少能提高70分，还能了解杭州地区的民俗民情。

沙地位于钱塘江南岸，属于杭州大江东区块，包含下沙、萧山部分区域。上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水田交织、茅草屋遍地的江南乡村，如今已成为高楼林立、企业密集的现代化都市。

这本书用60多篇短文，轻松愉快地讲解了沙地方言中有代表性的词语。比如“有淘刺”——淘刺指流汗后所余，比如牛肉炖了缩水严重，是没淘刺。沙地人喜欢实惠、实在、能结结实实地过日子。太好看了的东西没淘刺。太容易得来的东西，容易失去；太容易得来的人，也不太懂得珍惜。

方言能反映出人们生活的思维方式、精神气韵。东北那两句著名对话“你瞅啥？”“瞅你咋地？”直愣愣不拐弯，急躁里有点野蛮，显出白山黑水民风剽悍、斗狠的一面。沙地的方言却婉转又形象，“头寸”特指官帽；没上过学、不

逝去的光影 流淌的方言

□ 王雪飞

识字的人为“白墨”；小孩子装病、装生气是“装胖”；担责任是“吃斤量”……透着股江南人和缓的幽默和狡黠。

阅读这本书像看一部地方系列剧，剧情家长里短，风格幽默可爱，偶尔有点小伤感。剧中人物讲方言，男女老幼、高矮胖瘦，性格不一，职业五花八门。他们做的事儿，都那么的家常，像一幅泛黄的照片：“莲花落是地方戏，沙地人喜欢。广播里不唱，沙地的女人也多半会哼几句。或者莲花落，或者越剧。我们一潮小人，在一边打弹子、拍洋片，老太太继续怀自己的旧，嬢嬢继续绣自己的彩带，妈妈们继续绣自己的花边。老屋的廊檐下，倒可算个戏台。”

那是水网密布的沙地，背靠青山，依着奔涌的钱塘江。白墙黑瓦

的房屋嵌在水域里，阿因出门做客必要乘着船的。水稻田都方方正正，清清爽爽，壮劳力们在田里劳作，田间开满小野花，吹过的风带着江水的潮湿腥气。河里有螃蟹和虾，少年在河里疯一天，望见起了炊烟，才会快跑回家。简单的菜蔬烧笋笋或是笋干、梅干菜，配上晚稻米是那么可口，如果是烧土布鱼，更能多吃两碗……

旧时光的日子缓缓铺陈，活了一样。那些人，那些事都涌到读者面前。那些图景里阳光太灿烂，你不由得眯上眼睛，笑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假若你是沙地人，可能泪就落下来了，猝不及防。假若你不是沙地人，也可能落泪，因为你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乡了。

通过讲述沙地方言，作者将沙地的精气神儿娓娓道来，勾勒出沙

地人务实、勤奋的精神。“不论晚稻、早稻、晚米、早米，都寄托着沙地人勤劳致富的过去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论是早米，或是晚米都是好东西。怎么写不重要，重要的，首先你得是一粒米，慢慢生长的一粒米，一粒有用的米。”

方言产生于民间的日常生活，是同一地域内生活的人的“暗语”，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讲起来生动、传神。同样是对话，讲方言有酣畅淋漓的亲密度，换成普通话就显得客气、官方，礼貌而疏离。

方言是亟待保护的一种文化现象。钱金利的这本书，不仅是对沙地方言的整理和推广，还给未来的人们留下沙地方言的印记，这件事的意义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深远。

